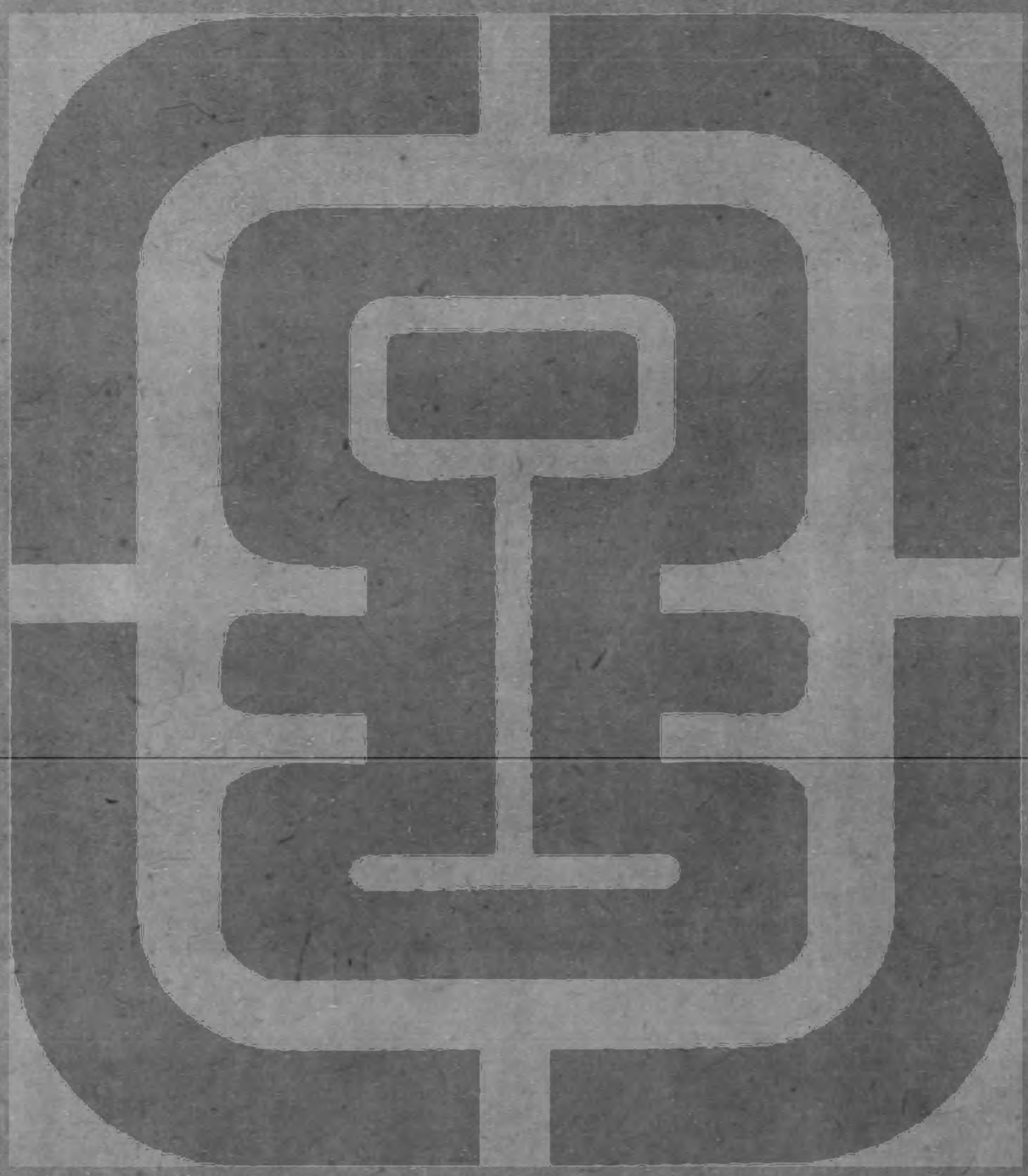


後漢

李固子燮　杜喬　吳祐

延篤　史弼　盧植

趙岐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陳蕃朱震

黨錮

王允王宏　士孫瑞

劉淑

李膺　杜密

劉祐　　姜肱　　劉朗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張儉　　岑晊　　陳翔

孔昱　　范康　　檀敷

劉儒　　賈彪　　何顒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藝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匾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也前孝安皇帝變亂舊章封爵阿

母因造妖孽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今陛下龍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竊惟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以酬勞何至使裂土開國以乖舊典也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實由爵尊權重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闔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踵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舉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詔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可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王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

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矣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

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許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乃得拜議郎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乃奏記於商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蒲而商

不能用永和中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荆州
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内赦寇盜前嚢與之更始於是
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
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内清
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
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
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
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
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
自陛下發亂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陵楊
厚會稽賀純策書備禮徵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
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
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
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
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嘆息宜徵還厚等以副衆
望盜賊大熾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懈始隆崇今更滯也
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
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勑令起又薦陳留

楊倫河南尹存梁平王憚陳國何臨清河房植等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璜舉以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黨輒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衰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繇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寬上言曰頃選舉牧

[illegible]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盤遊專心庶

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勑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品及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沖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盛彊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侯王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及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比鄉侯薨闕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之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喪發

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蔡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闓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虜虜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立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專擅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固罪言固因公行私自隆文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雖非舊故輒加恩禮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冀其例在宦牒者凡二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慕求好焉臨窓呈試出入踰後輜軿曜目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盤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悼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福作威莫固之甚自固以受任三公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

傷損固不自咎責而乃誣疵先帝商臣狂狷固之過冀
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
冀怠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
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煑餅今
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
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
固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
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
履忠孝憂存社稷而懽喜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
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
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
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今上應天心下
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
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慄發憤悔之折骨自非
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
不熟慮悠悠萬言唯此為急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

盧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意尊親宜立
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
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
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
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
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
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
憚懼之皆曰唯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
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
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
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冀因此
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
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鉄鎖詣闕通訴太
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呼萬歲冀聞之大
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誅之時年五十
四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
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
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

矣公等受主厚禄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滋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燮得脱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戔門亭長呵之曰李壯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鄉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今日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勳豈知性命何爲以此相懼亮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第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

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太公謂祖父卻也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天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燮燮遂得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青屢見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録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暴虐今吾宗祀血食將絶今幸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絶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

並交一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
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
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
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燮以謗毀
宗室輸作左校赤蒲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爲議
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
既以貨賂爲官詔書復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燮上書
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頴川戴侯薨詔附梁冀爲鄴
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郡郡偽納而陰以告冀
即捕殺之郡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郡且埋冢於馬冢外
受封然後發喪郡還至洛陽燮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
溝中答筆亂下大署臯卒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
乃具表其狀郡遂廢錮終身燮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
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
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
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循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
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

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
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
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
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
之封傷善害德與長姦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
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
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垂濫胡可勝言夫有功
不賞為善失其望無罪不誅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
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若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
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暠舉劾
求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冀以蛇輸司農冀
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
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
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桓帝將納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
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黃門蜀郡趙峻沛宮為尚書喬以宮
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冀先是李固見廢內
外群臣喪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海內
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衞左悺

等因共請於帝曰陛下前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
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及公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
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交通請速案罪而梁太后素
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
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
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
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陳留陳匡聞之號泣行到洛
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卒又守衛尸喪驅護歸蟲積
十二日郡官從事執之以聞汾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
帶鉄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
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三年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
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蔪長以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
相徐咎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收家云
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
蠹謂之殺青亦曰汗簡見劉向別錄祐諫曰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
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詒匡此
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

陽以衣囊襲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橐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君無儋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鄉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墻共小吏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鄉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

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訟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民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

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毋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毋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毋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貽親今若背親逞怒自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刑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存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送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毋曰負毋應死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

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誅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草章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起而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翊陽侯相皆有名於世

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

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爲平陽侯相到官表龍冀遂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獄前之間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跪辭密對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著論而爲之辭有足稱者前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素不倚屈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文德曰士立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不敢當吾嘗昧奏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

之易震爲之書歷公曰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
猶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
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
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
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
未足況也且吾自東脩已來爲人臣不隕於不忠爲人
子不隕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殁下見先君
遠祖可不慙報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昇習射者
也愼勿迷其本竟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永康元年辛

于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
後儒服虔等以爲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
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侯辯至尚
書郡守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辟公府遷北軍中
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
其驕恣爲亂乃上封事言其僭慢無狀宜詔公卿平處
其法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誅駙爲忧陶
王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

相連及者或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郡州郡竟莫據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户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勑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益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忿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謗訕檻車徵吏民莫敢近者惟前孝廉裴瑜送至崤澠之閒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權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

其廿如齊普人刎頸九死不悔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
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
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
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
以免君無乃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史
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
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
為彭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
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
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
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
名譽乃獻書於武深寓規諫而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
皆不就建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
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

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事始立大學石經以正五經
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
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粗
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之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
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
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列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
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
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傳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
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
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
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
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
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陳消禦之
道凡有八事其一曰用良謂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
委用責求選舉其二曰原禁謂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
加赦怒其三曰德祿薦謂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
不得改葬婦人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拾以安遊魂

其四曰備寇謂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其五曰脩禮謂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其六曰遵堯謂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其七曰御下謂請謁希爵一宜杜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其八曰散利謂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資副將北軍五校士發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自守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其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群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

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韓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勑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比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損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嘆淵沒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永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醊以彰厥德子驥知名魏史有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以為遺令勑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遐無寶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

負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瘵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支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歧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甲常侍唐衡兄珙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珙進不由德皆輕侮之歧又數爲貶議珙深毒恨延熹元年珙爲京兆尹歧懼禍及與從子戩逃避之珙果收歧家屬宗親殄以重法盡殺之

歧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山藪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於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歧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歧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舉行人密問歧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則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鬬門百人勢能相濟歧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從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歧複壁中數年歧作乞丐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鮮卑反叛公卿舉歧擢

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
撰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遣黨錮十餘載中平元年
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
議郎車騎將軍張温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
將軍何進舉爲燉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
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
免展轉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
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
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
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
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
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
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駕疾經
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
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内分崩
唯有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
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
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奬

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歧使荆州督租糧
歧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
絶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歧乃盛稱嵩素行篤烈
因共上爲青州刺史歧以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爲司
空舉以自代光禄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
拜歧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
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
爲讚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
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歧多所述作
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録傳於時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棱度遼將軍父旗
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
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順軍
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羌所没郡將知
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
數級賊遂退郡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
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效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
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

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數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
日百億計出於平人困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群爲盜賊
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
失於綏御棄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
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
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
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黄髮垂泣血驚懼
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
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部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
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
執巧便臣以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
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
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朝廷不能用沖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畫賢良方正對
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
遭姦僞威分近竇竇貴聚焉受賂賣爵天下擾擾從亂
如歸自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綱維多所改正
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閹者災異不息寇賊縱橫者殆

以文姬臣權童之所致也臣愚以為當侍元無狀者亟便
黜遣披掃凶黨以答天誡又大將軍梁冀河南尹馮不
疑勵周邵之任為社稷之填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
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
民者水也群臣冀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機者也若能平
志盡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
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鑒垣之址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
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駈斥以懲不軌今冀等深
恩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
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諛諂之言不聞尸牖之外
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然豈敢隱心以避誅責竊
既對梁冀冀忿其刺己也以親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五六遂以詩書教授門徒三百
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
就時太山賊起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計之未
服公車特徵拜議太山太守親到官廣設方略無忌屢惡
平延熹四年秋叛亡零別種寇益州諸種陸梁覆沒營邑論者欲

羌事志自舊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鑒言輒究
州刺史牽顯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並委任責成
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羌先並害吾反遣臣
生長邠岐年十五十有九載爲郡吏再更叛亂有誤帥之言臣素有痼疾恐大禹圖窮不報大恩願乞
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
形兵勢佐助諸軍吉凶禍福已數十
年矣自鳥鼠至于東俗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
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慶未遠臣誠臧一是以越職盡
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以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
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
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兵
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
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出降涼州復通先
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
張禀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
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
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

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為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爰自戎醜蠢戾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輸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耻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此方此事無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翁督軍御史張禀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官士文禀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服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讀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儋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臣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

功立厚加賞封今臣還皆本土斜舉諸郡絕交離親戮
辱舊故衆謗陰害故其宜也臣雖汙穢廉潔無聞今見
寢沒耻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其年冬
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
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
之於吏官屬欲貶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
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
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
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
兵無彊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
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臣宜充軍
以為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為度遼將
中郎將及奐還大司農規僕代奐為虜
多意糞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自避第數
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親
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
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
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

奐才略兼優宜
畢者願乞冗官
軍規為使匈奴
遼將軍規為人
上病不見聽會
到亭下迎之因
營公違禁憲當
我耳吾當為朝
黨事大起天下

名賢多見棄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真皆以西州豪傑
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司農張奐是附黨也
又臣音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
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爲規賢在事
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爲尚書真曼日食詔公卿
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一青猶君之於臣
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
大獄一除內嬖弄誅外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
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
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典司選正直多怨流於
家門李膺王暢孔翊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
黨之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
於覆手而群臣杜口臨淵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
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瞽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
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戍亭侯品二百戶讓封不
受弄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
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書論議凡二十七篇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父惇為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会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以辭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校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東觀永壽元年遷宜禾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者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與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乘出單使以為力不敵卬頓諫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與使者六十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初率與奐和親共擊單于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衆降郡界以盛美奐請賜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羌以金馬漂之羌性貪而貴清吏前有八部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還使匈奴中郎將耿夔遣將軍閻槃等七千餘人寇抄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賓客言笑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

桓陰與和通遂使鮮
熹元年鮮卑寇遼東
梁冀被誅魚人以故吏
被錮凡諸交舊莫敢
歲復拜武威太守並
西由是而全其俗多
同月生者悉殺之魚
姓生焉立祠舉尤甚
年春徵拜大司農
盟詛於是上郡沈氏
大被其毒朝廷以爲
卿秩督幽并涼三州
石能否賞賜甚厚魚
十萬口魚但誅其首
康元年春東羌先零
夏復攻沒兩營殺千
冬羌屯塞敝盜

鈔三輔奧遣司馬尹端董皇甫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入為郎當封奧不書臣官故當遂不行惟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奧因功特聽故是為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拖被而還時嘗入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氏與太傅陳蕃謀誅臣官稟旨當侍曹郎等於中作亂以奧新徵不知本謀除矯制使奧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是收奧送詔獄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奧深病篤為劾所奏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靈靈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奧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各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奏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天

子深納奐言以問諮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
從轉奐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騭當良同薦王暢李膺可
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十彌憎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免
官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
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
諾唯奐獨距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
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
尉欲逐奐歸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辭旨哀苦
熲雖剛猛省書憐之竟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
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二十餘
萬言奐少立志節嘗歎丈夫處世當為國
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則有勳名垂竹帛之使其兄遺
縑百疋奐惡豈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
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
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
纏以纊綿牢以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塋朝殮夕下措
冕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
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

教誡述志對策高第二十四篇長子岐之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書章書至今稱傳之初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郡鄭商刑奐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賑施士友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宦官所忌熲起兵誅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拜議郎時太山琅邪賊東郭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熲乃拜為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為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為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

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頗將兵及湟中義從羌
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
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
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羌復與
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
千餘落并兵晨奔頗軍頗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
虜亦引退頗追之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
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
虜五十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

燒當種九十餘口詣頗降又雜種羌屯聚白石頗復進
擊首虜三千餘人尽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吏民頗
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氐隴西羌姐烏
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頗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
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頗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
舊皆惡反叛郭閎歸罪於頗頗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
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
訟頗以千數朝廷知頗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頗但謝
罪不敢言往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

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
燒人廬舍六年寇勢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頻爲護羌
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首豪三百
五十五人率二千落詣頻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
頻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首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
頻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
擊當煎種於湟中頻六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
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獲首虜數千人頻遂窮追
養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卻固敢散北略
武威閒頻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
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頻都鄉侯邑五百戶
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攻武威頻復
進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二千餘級西羌於
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
不能討遂數寇擾二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
張奐招之連年乃降又叛桓帝詔問頻曰先零東羌造
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彊衆不時輯定欲頻移兵
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術略頻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

東羌雖數反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亦疲贏自亡之勢更招降坐制彊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又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閭數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相扇

夫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百餘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軍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勞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頻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盩頻衆恐頻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二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爲左右

羣激怒兵將曰今云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為患頴前陳狀欲必掃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逋曷以慰忠將之亡魂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録功勤今且賜頴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勑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頴破羌將軍夏頴傳

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閲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頴乃分遣羌胡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偏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先分六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頴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頴士卒飢渴乃勒衆推方奮擊其水虜便散走頴遂與胡連戰數日闘且引及於靈武谷頴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既到湟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羣

羌雖破餘種難盡類性畏慮貪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
無後悔詔書下頻煩覆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鮮謀
易制所以比陳愚慮為求寧之策而中郎將張奐議
虜彊難冀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讒言故臣謀得行
奧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計飾潤辭意
二云臣兵累見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
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
狄為害中興已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
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褐及
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音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
而雨臣動兵涉夏溽暑獲甘渭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
天心不為災傷下察衆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已西落川
已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
行無應折衂案奧為漢吏自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
寇盡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
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顧當亂漫馬援遷
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故漢識之士以為深憂今
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剖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

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
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
用五十四億今適暮耳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
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
宜不矣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頴以
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
不如秉虛放兵勢必殄滅臣頴自進營去羌所屯凡真
攻之厲聲問曰田豐賈詡將五千人據其上山羌悉衆
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等將七千人於西縣結木為
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
枚夜出西山結營穿塹廣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
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頴
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
擊破之羌復敗散頴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斬
斬破之斬首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輜裝廬

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
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頴
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

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頻行軍仁愛士卒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盜發馮貴人冢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頻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薰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爲太尉其冬病罷復爲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爲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潁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彊上疏追訟潁功靈帝詔潁妻子還本郡初潁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
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
孺子何不灑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
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
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
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後公府舉方正皆不就太
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時李膺爲青
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望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
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

爲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
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
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
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
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
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誣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
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
得通使者詐求謁蕃蕃怒答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
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

君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
蒿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
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
勑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
便舉奏更選清廉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
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
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
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怍左右故出為豫章
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徵為尚書令李
喜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
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
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
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令臣蒙
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
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蕃翼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
侯而閒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導之微功更爵尚書令
黃瓊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
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賞絕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

人故繢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歸諸言宮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幷隔水旱之困夫欲以禁止姦違當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甘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得失

擇從忠善及二選舉委當尚書言二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舊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游田震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王者乎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廩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

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衆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自蕃為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瓊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為執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為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高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拜陽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并之爵位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汎等奉事中官棄執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

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寵共諫請贖璠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奏劾之矩茂不敢復言寵番乃獨上疏曰臣聞霸務為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慈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富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媿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

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舟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翕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悕悕憲貌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

犯纍過死有餘喜普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折
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
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賢惡傷寵嬖妾相交搆致此刑
譴聞臣是言當復曉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
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庶
黜佞邪如是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
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彊敢以死陳帝得
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
彌甚凡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以下多至抵

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璟字幼平陝
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
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
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
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
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
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黨死心
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錮閉閨隔或徙非所社塞
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爲異昔

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訪忠賢遇善何薄
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
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
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纔動不可以違聖典進退不
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人方何況髡無罪於獄
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
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
穀損傷民物流遷郡救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
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
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
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秕去
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深責重不敢尸祿惜生坐
觀成敗如蒙採録使身首分裂誾而出所不恨也帝
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人遂免之永康元年帝崩
竇后臨朝詔以蕃爲太傅録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請君奈何委棄蓼之音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

超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攝
百官奏事上疏辭讓太后不許
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
微賤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
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
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
趙娥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
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
會霍蕃當疾之忘誅中官會
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

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共素
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
凶側目禍不旋踵夠此二者
京師顒顒道路讙譁言侯覽
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
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
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
清明人鬼歡喜荼荷數月穢
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

甲乃先上疏曰臣聞言
臣盡得禍不敢欺天也今
曹節王甫等竊與共構譖
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
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
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
汎汎東西旄禄畏害陛
官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
況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
復其禍難量願出臣章

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妖知之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
者莫不震恐蕃周燮資武謀之詔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
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關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
餘人並被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
黃門反逆何云賣民不道邪王用時出與蕃相迕適聞
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賣武何功兄
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
間貨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也公爲棟梁柱橈何黨
復焉求蕃厲聲逐令收蕃蕃援劒起奮擊數人我曹豈假不即日殺
爾邪遂共合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門
蕃曰死老賊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豈假不即日
之徒其家屬於比景亦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
人陳留朱震時爲鉅合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
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無所
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
魯相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藏罪并
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
超詣獄謝三府諮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譖訴桓帝帝震怒徵太守劉瓚遂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參其殊異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誦習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吏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

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服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柱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晉悼宥魏絳之罪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

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眥)必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大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及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垂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

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追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襲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温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坤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勿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應促盡內發者勝機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劒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

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纖減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隙會亩之溫潤之色拔五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多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俱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贍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

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皆集在於董卓兒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皇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官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考掠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詔曰宋翼賢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上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佞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

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與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直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彊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荆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黨錮

范氏曰孔子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

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已憲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彊梁襛氣片言違正則摩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徂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詐力受盈至有畫半築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鈞刎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徵武夫勃興憲令寬賒

文禮簡潤綽餘四喜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妃重義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耻見纓紱遂乃榮華立趨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士就之節重於時矣遠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勵士橫議遂乃激揚聲名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大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蔑印周仲進一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

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實僻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
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
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
卿並危言深論不為豪彊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
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
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
疾竟按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諒其占成
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
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政疑亂風俗於是天

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執
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
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
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
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
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
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
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

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嚴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宋揩田槃疎暁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列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大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殁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誣罔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者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

鸞送槐里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
父子兄弟甘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
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
踈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繆經常之
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
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多怨苦
苦不赦宥恐與張角合謀爲患滋大帝懼其言乃大赦
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
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

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辜滅之家皆復舊位
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于篇陳留虞放
袁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荀淑傳張邈附呂布傳
胡母班見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
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孔融嘗譽周國人
郎中王璋字伯義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並不顯翟
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蓋海內人與
社密等俱死獄中唯趙與名見而已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

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事甚切效驗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裨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即位宦官讒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公府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其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拜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轉爲河東太守到郡之膺甚慙懼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守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求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

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授徵為度遼將軍
先發羌虜及疏勒龜茲敦煌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
百姓憂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
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
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
有奇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
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
心志糾罰姦俾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
疏理膺等遂悉得免刑膺再要復拜同縣校尉時中常

侍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威
嚴逃還京師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
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
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
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
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為魯司寇七
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
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
赴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

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
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
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
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及遭黨事當考
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按皆海內
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之豈有罪名不
彰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
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者多懼請帝以天時宜
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
夫皆高尚其道而汚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
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乃為書貽膺欲令屈節以全
亂世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等共秉朝
政連謀誅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
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倫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
膺曰可以去矣膺曰事不辟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
年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
明年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
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録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

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
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曹操微時瓚異其才
將殺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
卓與吾善表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
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
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
相其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
密縣見鄭玄為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
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
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言激己對曰劉勝
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
自同蹇蠖此罪人也今士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
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
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
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
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

僕明年坐贓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祐繁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彊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爲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豪平理寃結政爲三河表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二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辭疾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跡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讒毀不用延篤爲書貽之美其沖退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爲河南尹及蕃敗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

朗白日操刃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邴
仲信學春秋圖緯（乳子作春秋又詣太學受五經京
緯十二篇）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
時中官子弟爲國相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
忿疾欲中之會九眞賊起乃共薦朗爲九眞都尉到官
奬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
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
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
爲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

不見墮容後實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止渚自殺
著書數篇號魏子云

戴良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
氏蔡氏並皆官植郡人思而事之惟良比門不與交通
由是爲豪性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良雖不交時宦
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
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
所連引布徧天下良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豈可以生爲乃白髮須變形入林

慮山中隱匿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
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
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
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
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第奈何載物相求是
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幼南陽人也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
後為修武令時太守以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
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纂士皆重其義行

巳肅字恭祖渤海高城人也初察孝廉歷慎令貝丘長
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
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
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
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
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判石立
銘以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
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

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
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
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
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
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令成其去就之名得無
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再遷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
三府掾屬舉謹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一十餘
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
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聞以會日追促

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
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
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
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
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
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
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
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伻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
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

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後罕脩誣言鉤黨滂
坐繫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卿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
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有其罪祭
之何益衆人由此而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
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
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
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
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
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
伸冤之言見善如不及昏冤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
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如
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
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媿
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後事釋南歸
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有數千兩同囚鄉人
殽陶黃穆亦免俱歸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
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適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

書霍諝理之及得逸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
滂者對曰音叔向嬰罪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
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
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
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
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
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
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
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
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而俱逃各令名復求壽考可
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元方曰吾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
流涕時年二十三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曠爲司徒兄
頌爲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埶
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郎中令政有異迹後舉高
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冀黨建大謀封
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自解釋其滂衰忠等當坐議禁錮

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賈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字子盖汝南項人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
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
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
受乃收齎書者案之又勃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
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請之衍不
答冀竟坐輸作左校乃徵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
請欲相見衍稱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
收斜宦官著赦行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
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徵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家世冠族陟少清貞有學
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陳
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
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
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
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
前九尉劉寵司隸校尉許冰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
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

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
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
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
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
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
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
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
黨於是刋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

竄其名行破家相容得流轉東萊止于劉家外黃令毛
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
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伯玉耻獨為君
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
半矣欽嘆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
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平
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
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飢荒而儉貲
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

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倫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
門縣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父豫爲南郡太守以貪叨
誅死晊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
賓客滿門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見晊留門下數日晚乃
延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晊
有高才郭林宗宋公叔等皆爲交李膺王暢稱其有幹
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
下車欲振威嚴斂閻晊高名請爲功曹又以張牧爲中賊
曹吏瑨委心晊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
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用勢縱橫晊與牧勸瑨收
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
捕汎等既而遇赦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
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其妻上書訟冤帝大震怒徵
瑨下獄賜死晊與牧遁逃匿齊魯之閒會赦出後州
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
江夏山中云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

名善交仆卻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
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肅奏冀不肅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按
罪時人音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
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
徵議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
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原
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
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

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
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禁錮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
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
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
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
田宅皆還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禁其宗
黨賓客或有竝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宦因此皆窮
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

及都尉壺嘉許上賊降徵廉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陸等詣闕爲訟乃原還本郡卒於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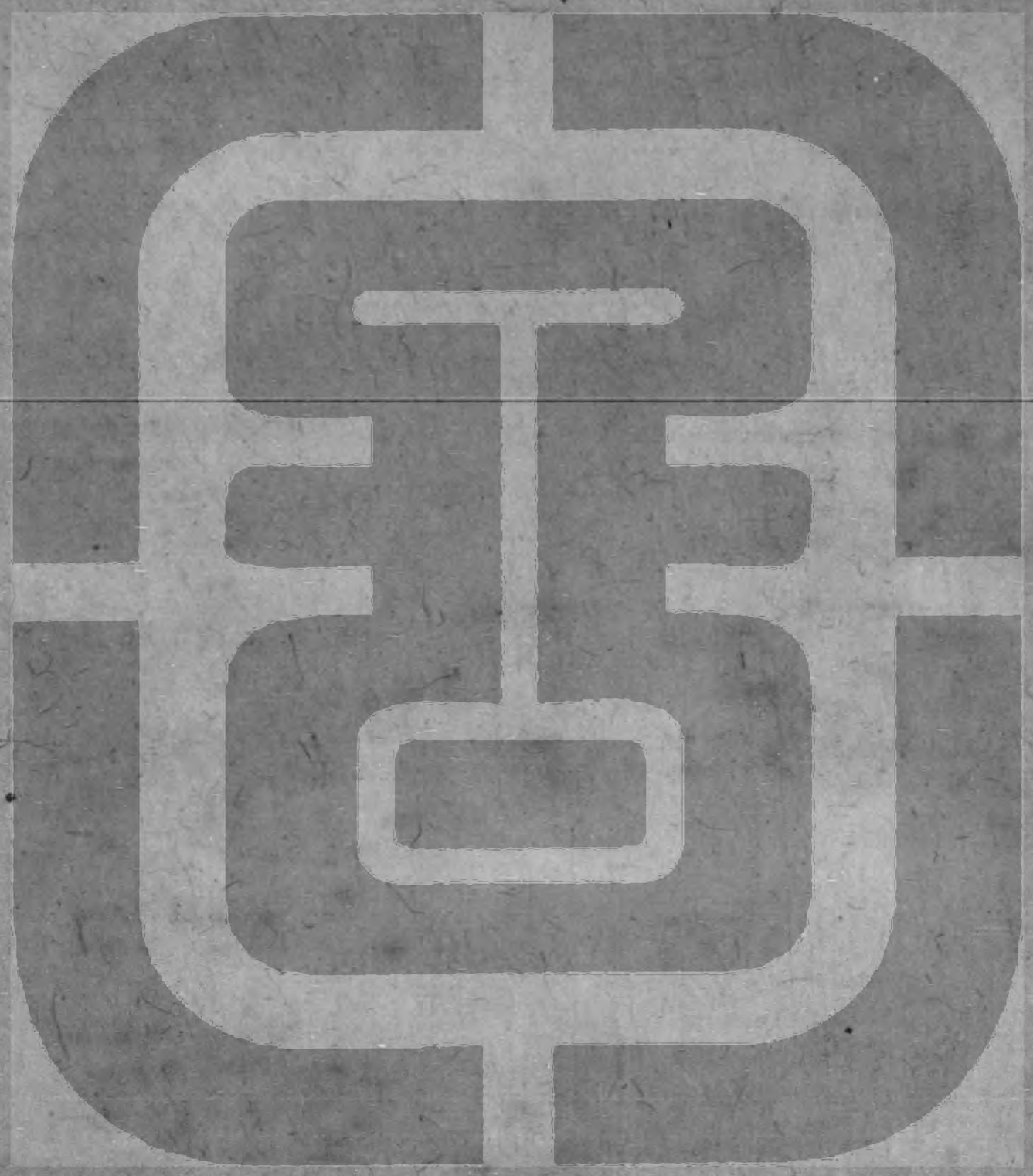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升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郭林宗常謂儒曰訥心辯口有珪璋之質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異下策傳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懇切帝不能納出爲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實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乃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時城南有盜刼害人者比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殺人此則常理毋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

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會赦曰貰父所長生男名為貰子女名為貰女延熹九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貰生之謀也先是李昚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讐自遺其咎吾以不能舊刀相待又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

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曰賈氏三虎偉節最少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少游學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顒名太學友人袁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忿而復讎以頭醯其墓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官官所陷乃變姓名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荊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

及卓入洛陽從紹計議

甘躬困閉戶者為求援救以濟其憲有被掩捕者則廣
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衆及黨錮解顒辟司空府
丗二府會議莫不推顒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顒以
為尚書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
會爽薨顒以他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初顒見曹操嘆
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頴
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
後漢列傳第二十五